

新大众文艺在聊城

父亲的菜园

■ 张明霞

父亲的菜园不是我们家的,而是当年父亲帮生产队管理的菜园。那时我还小,但现在想起那个菜园,脑海里仍然会闪现出一片翠绿景象。

菜园位于我们家东边几百米处,距离我们生产队社员们的家也都不远。园中蔬菜瓜果品类相当齐全,大多是我们日常餐桌上的家常时令。蔬菜类有茄子、西葫(本地称芥瓜)、长豆角、扁豆角,还有大白菜、小白菜、菠菜、胡萝卜、白萝卜,以及葱、姜、蒜等配菜;瓜类则包含黄瓜、菜瓜、脆瓜、甜瓜、面瓜,以及金瓜、南瓜等。有一年父亲本意种的是甜瓜,不知道是种子问题还是环境问题,结出来的既不是甜瓜也不是面瓜,长得比甜瓜大,圆圆的,大家都叫它转瓜,转瓜吃起来口感还可以,有一丝丝甜意,嚼起来比甜瓜、面瓜质感硬。

菜园的周围种植地瓜(我们叫山芋),菜园视野开阔,方便监督。这一整片地方我们叫“园上”,园上的东面是赵王河,菜园浇水比较方便,也是我们儿童时期经常下河玩耍的地方。园上周围种植的树是桑树,桑葚成熟的季节,园上很热闹,男女老幼在树下徘徊、品尝桑葚,我也曾经在那个队伍里,但是我从来没有吃到过成熟的桑葚。

每隔一段时间生产队就分一次菜或者分一次瓜。那时家里没有电话、个人没有手机,不知道怎么通知到每家每户的。那时我们生产队的社员经常吃着父亲菜园里种的新鲜蔬菜、各种瓜类。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有这样一份来时令供给,感觉生活还挺幸福的。

分菜和分瓜也是小孩子感兴趣的事,好奇心促使他们看看这个摸摸那个。记得有一次分面瓜,那瓜长得圆滚滚的,颜色有点深。有的是瓜熟蒂落后采摘下来的,分到各家时已经爆皮、裂纹,露出了里面的瓜肉,特别诱人,小孩子等不及,还没有运到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瓜长得有大有小、有长有圆,吃到嘴里都是甜甜面面的,让人很有幸福感。小孩子的吃相各种各样,有的像小猫咪一样吃成一个大花脸,一群小孩子蹦蹦跳跳沉浸在分享的喜悦里,可爱又可笑,热闹的画面至今记忆犹新,是之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的快乐。

生产队分大白菜,印象更深刻,因为每年种植大白菜比较多,每年冬来临之前,都要分到每家每户。按照家庭成员分配,每人多少斤,用

一杆大秤称重。分菜时,各家按人口数领取。大白菜被分成一堆一堆的,码放在菜地里。你家几口人,便对应人口的那一排里,找自家的那一堆。分好以后,个人用地排车拉回家。有时生产队也派人把分的大白菜用马车挨家挨户送回去。那时生产队、没有汽车,送白菜、送地瓜都用马车,有时需要送几天才能送完。

父亲管理菜园挺忙的,免不了让人去给父亲送午饭,或者去顶替父亲一会儿让他回家吃饭。那时我对植物的生长也感兴趣,仔细观察它们,有时用一根树枝为某一个植物作标记,看看一天长多高,有时惊讶于它们的生长速度,每天生长几厘米或者十几厘米;撒下的蔬菜种子,冒出一点点嫩芽,一片叶子、两片叶子,慢慢看着菜园一片翠绿,一畦一畦、整整齐齐。那种惊喜,无异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每天都瞪大好奇的双眼,探秘这个神奇的世界。

父亲的菜园对我影响很大,让我越来越喜欢植物。于是,我在自家院子里种果树、种庄稼、种各种各样的花。种植物虽然有成功的兴奋喜悦,但也有失败的黯然神伤。失败的原因应该是经验不足、浇水施肥不到位。记得种过一棵桃树,看着它发芽、长出花苞、开出鲜艳的花朵,非常高兴,但是没有结出希望的果实,失落了好多天。

那年正好赶上我们家翻盖房子,我除了上学,还要帮忙于家里的琐事。本来院子里的土地很硬,浇水不及时,地更是干硬干硬的。那棵刚开花不久的果树就遭了殃,最后枯萎了,让人心痛。我打理的小菜园,里面种了密密麻麻的玉米苗,眼看着翠绿茁壮的小苗长到了半米多高,正在高兴时,让我家的鸡给了重重的一击,把玉米苗给糟蹋了,又让我心痛一回。我还种了指甲花,中午不休息,把土弄得松软适度,可多次尝试都没能成功。后来,我从同学家移栽了两棵指甲花,开花后一棵浅紫、一棵红色。开花那天下着小雨,我冒雨蹲在花前,看了好久好久。院子里还种了西红柿,又从地里移栽来洋茄子,结了很多紫紫的小洋茄子,像小灯笼挂满枝头,吃起来甜甜的。种这些植物虽然分散了我的精力,影响了我的学习,但是我喜欢。

现在,我仍然喜欢植物,种花养草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常常想起父亲,想起父亲的菜园,想起父亲菜园里那永远的一片绿……

修鞋老者

■ 张维明

鞋子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不管是平日上下班,还是出门旅游,都离不开它。一双合脚舒适的鞋子,走起路来才轻松自在。而一双好鞋,除了本身要穿着舒服、做工扎实,会修、会保养也同样关键。

最近,我因单位加班早上起得早,路过广场西侧的南北路,在道路西侧中医院旁边看到一位修鞋师傅。他年龄七十岁左右,也许是经常风餐露宿,或许被年龄所累,他的背部明显有些驼。

其实看见这位修鞋师傅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七八年前,他就“驻扎”在这里了。当时的修鞋师傅还是中年大叔模样,摊位前来修鞋的人络绎不绝。“布鞋、运动鞋、皮鞋、休闲鞋……它们维修保养的内容、方式方法各有千秋,所用材料也不一样……”修鞋师傅娓娓道来,我凝神倾听,想不到看似简单的修鞋还有这么多的门道。

据修鞋师傅说,他从大隅首十字路口改造之前就开始修鞋了,之后搬到了商业城北门,后来又从商业城北门搬到了中医院北门旁边,后来又因新政路改造又搬到现在的位置。最近几年,广场上多了不少前来游玩的人,广场周边的小商小贩也多了起来,影响了周边交通,也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会不定期对广场周边违法占道经营的商贩及违停车辆进行清理处罚,但修鞋师傅留了个下,并为其划定了经营区域——因为他所从事的行业与群众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修鞋师傅被留下来后,他修鞋的劲头更足了,鞋也修得更认真了,但也有被误解的时候。据老师傅回忆,有次一名中年女子拿来一双鞋帮与鞋底“咧嘴”的旅游鞋,老师傅端详了一会儿后,让她拿十块钱。女子嫌贵,说“在商业城北门问了一下,才六块钱”。老师傅没有过多解释,只是淡然一笑,没接她这个活儿。没过几天那位中年女子又提着鞋回来了,脸上带着些歉意:“师傅你给我修吧,只要鞋子不破,穿着舒服,多少钱我拿……”原来她在别处修了后,只是用线在鞋帮与鞋底之间简单缝了一下,没穿几天鞋子又“咧嘴”了。修鞋师傅细心地将裂开地方的线头和毛边,用小剪刀一点点剪断、清理干净,然后剪了一块与裂开处大小、颜色差不多的软布料敷在裂开的地方重新缝合,并且在缝合处涂上胶水,再用缝鞋机跑了两遍线加固。中年女子看后连连称赞:“这双鞋子又能多穿好几年”。

从一个年轻鞋匠到满头白发的修鞋老人,在平城区也由当初一座低矮瓦房为主体的小县城,发展成为有不少高楼大厦的现代化城市。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进步,不变的是老人对修鞋这门传统手艺的坚守。一双双被精心修补的鞋子,承载着烟火日常,也伴着我们,在岁月里走得安稳、走得长远。

照进生命里的光

■ 李艳霞

不知怎的,年老的母亲成了“话匣子”,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她年纪大了耳背,说话声音还挺大。有时没人和她说话,她就自言自语,在公众场合,会招来异样的目光。有时我听得心烦,就大声吼她。

前一段时间,母亲的慢性支气管炎发作,住进了医院。晚上,我破天荒地给母亲洗了一次脚。母亲把脚一泡进热水里就开始说:“真好,真舒服……”“对,就那里,脚缝。”“哎呀,按按脚心真舒服……”

母亲大声地说个不停,如果是在家还好,如果就我们两个也还好,而这偏是在医院,邻床还住着一位大娘。我瞪了母亲一眼,母亲好像想起我白天吼她的话,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这是病,可我心里有话,就想说出来,不说出来就憋得慌。有时在地里干活,我自己也说,给树说,给小鸟儿说……”

邻床的大娘微笑着朝我说:“说吧,让你娘说就行,老人都这样……”也许是老年人更能理解老年人,邻床的大娘好像一点儿都没烦。

母亲继续说:“妮儿,你帮我按按这个骨拐。”“对,就骨拐下面这个骨头缝,一阴天下雨就疼,凉气就是从这里进去的。”“哎哟,按得太舒服啦,我平常的时候就经常按它,这根筋和上面的筋是连着的,我啥时候一按它,就觉得挺顺气儿……”

这个骨头缝难受的滋味,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和母亲一样,脚踝里都藏着一只“小兽”,这“小兽”一到阴

天就朝外拱。这病根,我是添大丫时落下的,母亲是添我时落下的。每当阴天下雨,母亲都会先给我打电话,嘱咐我注意保暖。母亲脚踝已疼了五十多年,估计脚踝里的那头“小兽”,早就成了精。

母亲已经快八十岁,除种地外,她就剩下这一个爱说话的“爱好”了。我怎么能吼她、不让她说话呢?我还能再听母亲说几年啊?那一刻我想对母亲说:“娘,你说吧,只要你开心!虽然我不能给你撑起整片天空,但至少我可以做你的听众。”

我知道这样的表达,母亲听不惯。于是,我一边给母亲捏脚,一边问:“按按这儿,舒服不,娘?”“哎呀,舒服,这一洗脚,俺的病就好啦……”

母亲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一会儿是苹果地里怎样干活;一会儿是我小姨待她的好;言辞振振是说父亲当年的暴脾气;声音喃喃是为我侄儿考研祈祷;咳嗽气喘就又说她的病……东拉西扯,但说得最多的还是我。

我想这世界,这人间,正是因为可以大声地说话,舒畅地呼吸,开心地笑,才可以说是敞亮的世界,光明的人间。那一刻,打开“话匣子”的母亲让人间变得光明,让世界变得敞亮。

因为有母亲,所以我被这世界深爱着;因为有我,所以母亲才可放心变老。母亲是照进我生命里的光,我也是照进母亲生命里的光。

家有梁上燕

■ 宋海平

儿时,母亲经常对我讲,燕子是益鸟,它们三月里来,九月里走,它们不住无福之地。母亲这些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扎下了根。

我喜欢燕子,喜欢它流线型的身躯、剪刀状的尾巴;喜欢它乌黑光亮的羽毛,像绸缎一样光滑;喜欢它的眼睛,像两颗黑珍珠炯炯有神,尤其一张米黄色的小嘴,更是令人着迷。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的拓宽,我对燕子的了解更加深入了。它们勇敢坚强,对爱情忠贞,家庭和睦,还那么勤劳灵动,都令我很是欣赏。

燕子种类繁多,我国最常见的有家燕、金腰燕、崖沙燕、毛脚燕等。我居住的鲁西北地区,以家燕和金腰燕为主。

儿时的记忆里,姥姥家堂屋的房檩上住了一对金腰燕。这对金腰燕夫妇,想必是看中了姥姥家这块宝地,才选择在此安家落户的。我在姥姥家居住的那段日子,每天看到这对勤快的金腰燕夫妇飞来飞去,进进出出忙着筑巢。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一个长颈瓶状、干净光滑的巢穴就做好了。漂亮大气的巢穴令人喜爱,可金腰燕拉的粪便和飘落的羽毛到处都是。姥姥每天及时清理,对这对金腰燕没有一丝嫌弃和抱怨。

我当时不能理解,为啥一贯干净利索,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姥姥,却能包容金腰燕带来的麻烦。一向沉默寡言的姥姥微笑着说:“燕子能来咱家住,这是咱家人丁兴旺、福气临门的好兆头。”

或许是姥姥的善待让燕子感到安心,它们在这里过得越发自在。不久,这对金腰燕便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四只可爱的小燕子出生了。在金腰燕父母的精心养护下,小燕子一天天成长。一天,一只小燕子不知啥原因,从巢里重重摔在了地面,它牵下脑袋“啾啾”地叫个不停。姥姥看到后,心疼不已,连忙把它拿起捧在手里,仔细查看有没有受伤。在确定它无碍后,姥姥马上搬来一个方形的椅子,上面再放一个小凳子,然后颤巍巍地站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把小燕子放进巢里。直到安全了,姥姥才放下心。看着裹着小脚,重心不稳的姥姥这惊险的一幕,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而姥姥却心满意足,为自己的“壮举”满心欢喜。看得出姥姥对小燕子的关心,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这次事情发生后,姥姥对小燕子的看护更加上心了。平时,表哥家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吵闹,姥姥对他们严厉批评,并及时制止,说他们的吵闹打扰了小燕子的正常作息,影响了它们的成长。

我家也住了一窝家燕,母亲延续了姥姥的做法,对它们关爱有加,任凭它们自由随意地进出堂屋,毫无怨言。母亲说:“每天听着它们叽叽喳喳的欢叫声,看到它们的勤劳和灵动,像是给生活添了一抹温暖的色

彩。”母亲每次外出时都不把堂屋门关紧,而是给燕子留出通道,便于它们出入。母亲说:“燕子就是多年的老友,同在一片屋檐下,要和谐共生。”

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只外来的狸花猫,趁我家没人,偷偷地窜进堂屋,把哥哥在徒骇河里逮的两条大鲫鱼吃得只剩下鱼骨架。我和哥哥心疼不已,不住地骂大狸花猫。而母亲对这件事是没发生一样,她不急不躁地劝我们说:“鱼没了可以再捉,小燕子平安无事就好。”说这话时,这对燕子围着母亲上下盘旋,飞来飞去,“啾啾”地叫个不停,仿佛在把自己受到的惊吓向母亲倾诉。

那一年的中秋,勤劳贤惠的母亲突发疾病,在医院治疗九天九夜,终究没能挽回生命,家人悲痛万分。来年的春天,燕子一家也没来我家。是它们年老体衰?还是它们在迁徙的进程中遭到了不测?总之,这样的结果,我们感到疑惑、失望和无奈。

燕子能再来我家居住,是我们迫切的期望,这样的期望,在多年后的一个春天终于实现了。一对燕子夫妇选中了我家,在堂屋筑巢了。更可喜的是,西屋也住上了一对燕子。从此,每天清晨,这两对燕子在院子里交相飞舞、呢喃细语,消解了父亲的孤独寂寞,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慰藉,心情变得愉悦了,精神头也足了。夏天,父亲不顾蝇蚊虫的叮咬和扰乱,在窗纱门上钻了一个洞口,便于燕子自由出入。我每次回到老家,看到屋内燕子拉的粪便和零落的羽毛,都会对着忙了一天农活,坐在凳子上休息的父亲,嘟嘟囔囔心生不满,然后极不情愿地再把卫生清理干净。而父亲听着我的唠叨,看着进进出出的燕子一声不吭,只是满脸的微笑。也许在父亲眼里,燕子拉的粪便,是黄金白银;飘落的羽毛是精心打磨过的墨玉。

以后的几年,随着春风的吹拂,燕子们欢快地飞来,它们优雅地翩翩起舞,互相追逐,呢喃着春的消息。

岁月在不经意间流逝,父亲一天天变老,年老体衰的父亲,最终没能躲过疾病的困扰。2023年,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89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也是从那一年起,我们再也没有等到燕子一家的到来。屋内两个孤零零的燕窝在房檩下悬着,宛如被时光遗落的空壳,空洞洞地敞着口,似在无声诉说着燕去巢空的寂寥。没有燕子的呢喃,没有雏鸟的啼鸣。看着父亲的遗像,想起往昔的温暖与欢笑,而如今只剩下一片寂静与荒凉……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今天,我又唱起了这首儿歌,仿佛看到了小燕子正扇动着那美丽的翅膀,展翅飞翔在湛蓝的天空。

